



观影看剧

让沉默的底片开口说话

——观《南京照相馆》有感

■卫浩

如果电影能赋予重量,那么《南京照相馆》无疑是中国院线近十年来最沉重的一部。137分钟的时长里,它将1937年的南京压缩成一张底片,放入今天的放映机中,让观众在暗红的光晕下,重温一次显影的过程——那些曾被刻意掩盖、被时间冲淡,甚至被某些声音试图抹去的暴行,终于在银幕上清晰可见,直至让人无法直视。

影片的叙事范围非常狭小:一间不到百平方米的“吉祥照相馆”、七个身份各异的避难者、几卷日军要求冲洗的胶卷。没有传统战争片中宏大的战役场面,没有手撕鬼子的奇观,导演申奥把摄影机固定在照相馆的木梁上,像一台静止的相机,冷静地记录“相机如何成为枪支的帮凶,最终又成为审判枪支的证据”。

影片最尖锐的部分在于对日军“不许可”制度的揭露。历史上,日军曾对南京城内的所有照片进行盖戳分类:展示“亲善”的盖上“检阅济”,暴露屠杀的则盖上“不许可”。那些被红色印章封印的底片,仿佛被活埋的冤魂。电影将这群普通人塑造成“盗火者”——他们原本只是为了换取生存,帮日军冲洗照片,却在显影液中看到了同胞被砍头、被活埋、被强奸的场面。暗房的红灯一次次亮起,显现出来的,不是肖像,而是民族



的伤痕。

导演用一组极具形式感的蒙太奇完成了这场控诉:左侧是日军强迫百姓摆拍的“亲善照”,右侧则是同一时间发生的真实屠杀。镜头越平静,反差越刺痛人心。

影片没有刻意塑造英雄形象,而是深刻探讨了人性的复杂。王传君饰演的翻译官王广海,是“合作者困境”的典型代表。王传君精准地诠释了这一角色的“畏畏缩缩”:无论是与日本军官打交道时的低头哈腰,还是独自一人时的满面愁容,甚至是眼睁睁看着同胞被带走时那一闪而过的痛苦与

无力,都深刻展现了角色的内心矛盾。

刘昊然饰演的邮差阿昌则是“觉醒的普通人”典型。从最初“只想活命”的蜷缩,到最终用身体守护照相馆的决绝,他的转变并不依赖口号,而是依靠三次“看见”:第一次看见底片中的砍头照,他愕然;第二次看见日军摔死婴儿,他发抖;第三次看见同伴被枪杀,在沉默中爆发,毅然与敌人进行激烈的搏斗。

影片的结尾,主角团几乎全员牺牲,但他们的重要遗物——那些珍贵的底片,被巧妙地藏在婴儿的襁褓里和毓秀的衣服中,成功地被送到了安全区。这些底片成为抗战胜利后审判战争罪犯的重要证据。当刽子手被枪决的那一刻,观众的情感得到了彻底的宣泄。在这一情节中,导演巧妙地呼应了影片开头,让毓秀用相机记录下刽子手倒下的瞬间,带给观众一种圆满的情感释放。

这大概就是《南京照相馆》最残酷,也最温柔的地方:它没有让你带着笑容离开,却让你带着眼泪与疑问回家——为什么88年后,我们还需要这样一部电影?或许答案就在影片的名字——《南京照相馆》。当有人试图否定南京大屠杀时,这些底片就是刺向他们咽喉的利刃。

《南京照相馆》并非为了煽情而来,它是为了提醒我们:有些底片,必须一代代显影,直到世界不再需要证明“发生过什么”。

时间



母女共读书

■黄晓霞

女儿和我兴趣爱好不一样,唯一相同的是喜欢阅读。节假日,或是空闲的时候,母女各捧一本书,在各自的房间里津津有味地读起来。所不同的是,我读的是纸质书,女儿读的是电子书;我读的是中文,女儿读的是外语。一中一外,同频读书。

也许是遗传,母女俩都偏文科。女儿很喜欢英语,所以学起来事半功倍,上了几年外语学院,如今笔译、口译功夫了得。她最喜欢的是读原版英文。

我一向喜欢读书,家中没有藏书,读的都是图书馆借阅的书。我是各个图书馆的常客,住到哪个城市,最熟悉的地方就是图书馆。我就像一条鱼儿,在书的海洋里尽情地遨游,身心得到最大的满足和滋养。

母女共读书,趣味多多。我有不懂的地方就向女儿讨教,我有时候不开窍,理解不了,女儿会耐着性子,用最容易接受的词语解释,直到我清楚为止。而她在阅读的同时,会考虑到词句该怎么翻译,遇上犹豫不决的中文词汇,她会找我一起探讨,如何翻译得更更有神韵,更贴切。

近段时间,我喜欢读古文,古文需要诵读,自觉我的声音沙哑,有点“扰民”;而听女儿读英语,好似听音乐,她发音准确,流畅且悦耳,听来是一种享受。

有时候,兴之所至,我会来段《声律对韵》,朗朗上口,十分轻松,摇头晃脑,返老还童。这场景,女儿笑我是“老秀才”,我亦笑话她“假洋人”,母女相互逗笑,家中溢满笑声。

母女相约读书,共同进步。在这过程中,我们更多的是像姐妹,一起探讨交流分享,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共享读书的好时光。



评论

《挣脱时光的枷锁》的生命诗学

■曾剑青

在当代诗坛的喧嚣之外,陈祥细船长的诗集《挣脱时光的枷锁》如一股清冽的海风,携着咸湿与温润扑面而来。它不仅有着文学价值,更记录了一位从厨工到船长的航海者三十年的心灵轨迹,展现出极限生存状态下的诗性智慧,本质上是诗人与孤独的对话、对生命本质的叩问。

陈祥细的诗歌世界由浩瀚海洋与温暖陆地这两个相互映照的空间维度构建而成,形成了独特的张力结构。“在渺茫的大海上奔波,有时候是要力争好几天才能靠岸”,航海的生存状态赋予他独特的时空体验。当陆地诗人享受家的温暖时,他只能在记忆中重构,将其化为“遥远的奢望”,进而通过诗歌重建精神家园。

海洋在他笔下呈现出多重面相。它是谋生的场域,也是精神的炼狱;是束缚的牢笼,更是自由的象征。“无论是风平浪静还是波涛汹涌,无论是晴空万里还是暴风骤雨,他都能够坚定自己的步伐。”诗人对

海洋复杂性的精准把握,使诗歌避免了简单浪漫化或妖魔化,呈现出成熟的辩证思考。海洋成为检验人性、淬炼诗意的绝佳之地,正如“记忆的海洋中乘风破浪”这一隐喻所揭示的,海洋是诗人精神探索的重要场域。

《挣脱时光的枷锁》蕴含着深刻的时间意识。陈祥细的时间体验具有双重性,航海生活带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线性时间感受,而诗歌创作则带来“时间似乎为她停歇”的永恒瞬间审美体验,构成了独特的时间诗学。

诗集中反复出现的季节意象,尤其是秋叶意象,彰显了诗人对时间流逝的敏锐感知。“秋叶终会归于土,而思念永恒”,诗句既承认了时间的不可逆性,又通过艺术创造实现了某种永恒。陈祥细将航海生涯中“无数个不眠之夜”转化为诗歌的永恒瞬间,完成从被动承受时间到主动塑造时间的转变,实现了对时间枷锁的挣脱。

陈祥细诗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日常物象的深情凝视。在漂泊孤寂中,他发展出与万物对话的

能力。“那些鸟已寻得夜的归宿,他们仅仅依偎在寒意的边缘,仿佛是用彼此的温度,抵御秋凉的侵袭”,这样的观察展现了他的敏感与生存智慧,即在孤独中与万物建立情感联结。

《挣脱时光的枷锁》最终指向存在主义的思考。它记录了一个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的精神成长轨迹,展现了“在苦难中开花”的生命智慧。“虽然我学会了放手,也懂得了珍惜,一边卸下背上的包袱,一边承载着明天的希望。”这种辩证的人生态度,使诗歌超越个人抒情,获得普遍人文价值。

《挣脱时光的枷锁》以其独特的生命质感,为当代诗歌开辟新径。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诗歌不在于华丽辞藻,而在于生命厚度;不在于技巧繁复,而在于体验深度。这部诗集不仅是一位航海者的心灵史,更是一曲人类精神韧性的赞歌。当读者随诗人笔触“在记忆的海洋中乘风破浪”时,收获的不仅是审美体验,更是生命的启迪——如何在局限中创造无限,在漂泊中找到归宿,在时光枷锁中赢得心灵自由。



投稿邮箱:dnzbgfzc@qzwb.com
联系电话:0595-22500109